

照见历史的毛细血管

洪 树

看点 2024年，一本围绕康熙发往欧洲的一张红色谕令而展开的《康熙的红票》意外走红，成为近年历史图书中的现象级作品。事实上，在孙立天执笔之前数十年，王庆成教授便在海外图书馆的故纸堆中做着类似的工作——搜访那些被正史遗忘的“红票”，并最终将这些发现汇集为《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料考释集，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同治、光绪，时间跨度超过200年；内容包括经济、行政、中外关系等，几乎覆盖了清代国家运行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王庆成用史料为读者搭建了多条通往清代社会深处的桥梁。并且，他选择了更低调沉潜的方式：把史料端到读者面前，把自己的考释附在一旁，然后退后一步，让历史自己说话。

隐约可见的是一个庞大帝国在管理复杂海洋事务时的复杂通融。

更有趣味的是，令牌发出的时间是康熙四十九年底，此时清朝已进入鼎盛的时期。然而一位水师提督却在为外贸萧条而发愁，要派人去海外“招商”。东南沿海一隅的贸易微澜，或许恰好折射出清帝国在参与全球贸易体系时的深层情境。

书中第七部分“社会”所收录的3份罕见史料《佛山街略》《青县村图》《深圳村图》，聚焦的是清史研究中一个相对薄弱却意义重大的领域——基层社会的真实面貌。

《佛山街略》是一本颇有意思的小册子。它诞生于道光十年（1830年），以祖庙为起点，重点推介了佛山古镇的7条游览路线，详细记录了沿途的风景名胜、码头要津、街道里巷、各省会馆、客商聚居地

乃至风土人情。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本清代佛山的“导游购物指南”，目标读者是外地观光客和经商贸易者。

这样一本面向市场的商业出版物，在清代的城镇文献中极为罕见。方志对城市的记载往往侧重于衙署、坛庙、学校等“官方空间”，而《佛山街略》恰是对方志视野之外那个熙熙攘攘，以商业和日常生活驱动着城市脉搏的佛山，从售卖牛角、器皿、洋刀、快子、白铜、烟袋的快子直街，到各省商人聚居的会馆片区。当方志与这样一种民间商业文本并置时，浮现出的是一幅更加立体的清代城市图景。

《青县村图》和《深圳村图》则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华北平原。这两份“村图”是晚清光绪初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修《畿辅通志》要求各州县开展地方普查的产物，以村落为单位，详细记录了户口数、田亩数、集市日期、乡绅姓名，乃至耆老、节孝、穷民等人口信息，并附有各村略图。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份清代基层的“村落调查报告”。

从万物雌雄看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体系

张永涛

《西游记》第三十五回，孙行者以假换真，偷走紫金红葫芦，等到真假葫芦对峙时，骗那银角大王说彼雌我雄。银角老实，见宝贝不灵，说道，“这样个宝贝也怕老公，雌见了雄，就不敢装了！”第七十一回孙猴子故技重施，哄赛太岁谓那真假紫金铃是我雌彼雄。妖王反驳：“铃儿又不是飞禽走兽，如何辨得雌雄？”钱钟书《管锥编》说孙行者这番操作“虽捣鬼而非杜撰也”——飞禽走兽固分雌雄，世间万物亦可分为雌雄。

《诗经》云“飞曰雌雄”“雄狐绥绥”，应该是飞禽走兽以雌雄判性别的源头。而“万物雌雄”的原创，大约属于战国末期的辞赋家宋玉。在《风赋》中，宋玉借楚襄王“披襟当风”游兰台之宫而生发议论：“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死生不幸，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宋玉借“雌雄”之别，

巧妙揭露了社会地位的悬殊，王之风谓之“雄”，庶之风谓之“雌”。

洪迈《容斋三笔》、顾炎武《日知录》、钱钟书《管锥编》皆探讨过万物雌雄的问题。兹附前贤驽尾，再举几个有意思的例子。

据《搜神记》，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剑有雌雄。干将深知楚王残暴，献雌剑藏雄剑遂被杀。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载，“取牡铜以为雄剑，取牝铜以为雌剑”，则从原材料属性界定剑之性别。这对雌雄剑的故事，在后世不断发酵，“干将莫邪”也因此成为“雌雄相配、刚柔并济”的文化符号。

雄黄与雌黄是矿物分雌雄最著名的例子。《白蛇传》里，白素贞饮下雄黄酒现出原形，雄黄在此处被赋予了辟邪、验妖的功效。雌黄不见用于驱邪，却在文人笔墨间留下一个成语——信口雌黄。《晋书·王衍传》载：“每捉玉柄尘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雌黄色黄，古人用黄纸写字，故以雌黄作“涂改液”）后来，“信口雌黄”演变为不顾事实、随口乱说。有趣的是，雄黄与雌黄在炼丹术中往往同时出现，被视作“阴阳对药”“矿物鸳鸯”，恰是道家阴阳思想的物化体现。

前文雌雄紫金红葫芦和紫金铃，可谓是孙猴子并非信口雌黄的捣鬼，《西游记》中却也有真正的雌雄法宝，芭蕉扇就是一个严肃的阴阳设定。第三十五回，金角大王“唵喇”的一扇子，搗将下来，只见那就地上，火光焰焰。”太上老君后来说这芭蕉扇是他用来给丹炉搗火的。第五十九回，火焰山前孙悟空听卖糕人说，“铁扇仙有柄芭蕉扇……一扇息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同是芭蕉扇，太上老

君的生火，是雄扇；铁扇公主的灭火，是雌扇。

纵观万物雌雄的传统，根源于中国古代对“阴阳”二字的信仰。古人认为，天地万物无不由阴阳二气合和而生，此种观念典籍备载。《道德经》云：“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淮南子·天文训》云：“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

《道德经》又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风有雌雄，剑有雌雄，矿有雌雄，乃至葫芦铃铛扇子皆可阴阳雌雄——这并非科学分类，而是一种诗意化的宇宙观。在文学的场域，雌雄之别可以用于讽喻（宋玉），可以用于叙事（干将莫邪、雄黄雌黄），更可以用于制造幽默与哲思（《西游记》）。它让无生命的器物获得了生命的张力，也让中国文学多了一层阴阳流转的玄妙韵味。

感触戏台之外人间百态

孟 虹

提示

当下，我们谈论戏剧，往往习惯于将其视为一种殿堂艺术，强调其剧本的文学性与表演的程式化。观众正襟危坐，在黑暗中将目光投向明亮的舞台，保持着一种理性的静观。然而，这种现代剧场礼仪其实是一种“舶来”的观赏习惯。

我国传统社会的戏园文化，尤其是清中晚期的京城，戏剧的生态完全是一番喧嚷烟火景象。吴存存教授的《戏外之戏：清中晚期京城的戏园文化与梨园私寓制》（以下简称《戏外之戏》）一书，打开的不只是一部戏曲史，更是一幅以戏园为中心，弥漫着人间烟火气的社会生活长卷。



戏园独有的沉浸式社交

《戏外之戏》这本书的迷人之处，首先在于它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国传统戏园文化迥异于西方的独特品格。西方的戏剧传统，自古希腊的圆形剧场到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再到近代的镜框式舞台，虽然物理空间几经流变，但那种源于亚里士多德“卡塔西斯”理论的审美静观，始终占据主流。观众与舞台之间存在着无形的“第四堵墙”。而在晚清的北京戏园里，这堵墙却是不存在的，“在清代的戏园里，每一角落都有着很不同的人文风景”。

书中详尽描绘了戏园子里“人声鼎沸，茶香烟雾”的嘈杂场景，这绝非秩序的缺失，而是一种属于市井的热络生机。这种独特的观赏方式，正是“沉浸式社交”的最佳注脚。作者通过扎实的文献钩沉呈现戏园图景，那时的听戏，是一种典型的多感官参与的社交体验。戏园不仅是艺术的殿堂，更是三教九流交汇的公共空间。叫好声、卖零食的吆喝声、扔手巾把的弧线，甚至戏迷间的攀谈寒暄，共同构成了演出的一部分。观众并非被动的接收者，他们以高亢的叫好、挑剔的喝倒彩，甚至即兴的赏赐，直接参与到表演的节奏与评判中。书中提到当时衡量演员功力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中，凭借一声穿云裂帛的唱腔，瞬间“压住场”。这种演员与观众双向互动的热烈图景，正是戏园文化核心的生命力——它不是在制

造幻梦，而是在一场集体的情感共振中，释放世俗的欢愉与共鸣。

跨越阶层交流的缓冲带

如果说戏园是这幅图景的前台，那么“梨园私寓制”则是其深邃而复杂的后台。《戏外之戏》的一大价值，在于它以客户观、平视的学术姿态，勾勒出这一制度的全貌。在清中晚期，许多名伶的居所兼具培养弟子与应酬交际的功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产与社交空间。作者没有简单地进行猎奇或道德评判，而是将其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去理解。私寓不仅是技艺传承的场所，也培养出了一代名伶，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交场域，文人墨客、官僚商贾在此流连，诗词唱和，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伶人的文化艺术修养。

这种“戏外之戏”，恰恰是时代社会生活图景私密密切的映照。书中的论述透露出，在清代繁华独特的城市格局下，戏园与私寓成为跨越阶层交流的缓冲带。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这里提供了一种有限的松弛场域。那些在正史中难觅踪迹的日常生活——文人与伶人之间超越身份的情谊、商业资本在娱乐业的流动、时尚审美从宫廷向民间的扩散——都在这本书的细节中变得鲜活可感。比如，书中分析当时京城流行的旦角妆容与服饰如何引领民间时尚潮流，这便是流行文化映照社会生活的例证；舞台上的风流曼妙，最终转化为街巷里真实的时尚妆容，戏里与戏外早已难分彼此。

弦歌背后的真实世相

在论述这些现象时，本书令人称道的是其准确可靠的材料运用。吴存存广泛征引了当时的报章、笔记、竹枝词以及官方档案，这种严谨的学风使得其对“烟火气”的描摹不至于流于浮泛的怀旧。在分析戏园的消费水平时，书中通过具体的账簿记录，清晰地展示了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不同阶层的人如何在同一空间内，通过差异化的消费获得各自的娱乐满足。这种基于数据的微观史学研究，让读者能够穿越时光，触摸到那个时代经济脉搏的真实跳动。

本书最让人回味的，并非某段具体的史实，而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在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的门槛上，京剧艺术的登峰造极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根植于深广的市井土壤之中。那一方戏台之上，演绎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戏台之下，上演的则是更为鲜活的人间悲欢与时代更迭。所谓“喧嚷烟火”，既是台下嘈杂的人声，也是名伶私寓里彻夜不熄的灯火，更是那个时代普通人对于美、情义，以及生活乐趣的执着追求。戏里是浓缩的人生，戏外是广袤的世相。当我们今天坐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剧场里，怀念那种已经消逝的观演关系时，或许也是在怀念一种热气腾腾的文化生态。

《戏外之戏》，让我们在故纸堆里，重新感触了历史的喧嚣与温度。

书市观澜

足球典藏画册走俏市场

姚雪痕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不仅是全球体育盛会，更是足球图书的重要营销节点。据统计，本届赛事期间，足球图书成交额同比增长159%，位居体育细分品类第一。读者对足球图书的关注度攀升，带动抖音电商、京东、当当等平台足球书单搜索指数环比增长200%。

以往足球图书市场热度高度依赖重大赛事周期，赛事期间销量，赛后销量断崖式回落，内容也多局限于观赛刚需等浅层需求。在全民体育素养提升、体育文化深度渗透的背景下，足球图书从赛事窗口的即时消费，逐渐延伸至技术学习、文化品鉴、收藏纪念等多场景、长周期需求。本届赛事期间，足球图书在产品形态、销售渠道、营销模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

产品形态层面，主要有观赛工具书、球星传记、图文典藏三大主流品类。

《你好，世界杯2026》《激情美加墨》等实用观赛工具书，作为赛事专属短期爆单品类，聚焦赛事前瞻、球队阵容、对阵规则等内容，时效性强，在赛前1个月至小组赛阶段快速起量，销量短期暴涨，但生命周期较短，进入淘汰赛阶段销量逐渐萎缩，赛事结束后迅速回落，属于典型的阶段性流量产品。

球星传记是足球图书市场的全周期稳定基本盘，今年新出版了《梅西传》《C罗传奇（2026世界杯珍藏版）》，以及7月13日本版推荐的“《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时代（1925—1945）》等。这类图书不受赛果、赛程影响，内容上加入了人文叙事，可读性更强，因而能长时间保持稳定销量。

典藏画册以赛事高清图影、经典瞬间回顾、足坛历史沿革为主要内容，装帧精美、图文并茂，主打收藏，如《足球圣殿：世界杯图文全史》《权力与荣耀：一部世界杯的历史》等。这类图书兼具观赏性与收藏价值，成为本届世界杯期间的热销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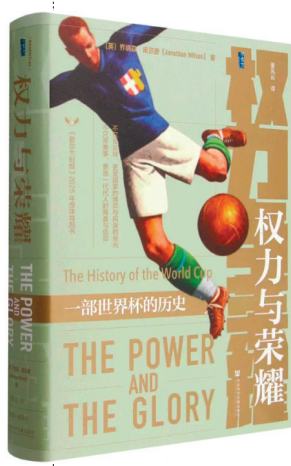
销售渠道依然是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全国多家大型连锁书城、地方新华书店纷纷设立世界杯主题图书专区，搭配赛事海报营造观赛氛围，通过推出“足球图书+球星卡片”组合套装等方式拉动线下客流。据统计，赛事期间，足球图书线下销量环比增长180%。其中，东北等足球氛围浓厚的地区，球迷群众基础扎实，门店主题专区销量更是遥遥领先。

线上渠道则完成了结构性迭代，传统电商的优势正在逐渐弱化，短视频直播成为新的增量赛道。赛事期间，直播间成交量占足球图书线上总销量的58%，带动相关搜索量成倍增长。

在营销模式上，出版社与线下书店不再局限于图书陈列销售，而是深度绑定足球文创、城市业余联赛、线下集体观赛等活动，将图书融入体育消费场景，通过“观赛+文创周边+足球读物”组合，打造沉浸式体育文化消费体验，让足球图书跳出单纯的阅读消费，融入大众体育生活。

随着大众体育文化消费需求的持续升级，足球图书正在逐步摆脱“赛事限定”的阶段性营销标签，完成从节点性爆款向长效化、高价值体育文化品类的转型。世界杯虽然结束了，但大众对足球图书的热情并未回落，球星成长故事、足球文化与技战术解析等内容，依然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荐书



《权力与荣耀：一部世界杯的历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乔纳森·威尔逊跳出单纯赛事集锦的写作套路，从“权力”与“荣耀”双线切入，全景式记述每一届世界杯赛事。书里将绿茵场当作观察世界的窗口，拆解赛事背后的政治博弈、资本角逐、各国的文化与国际关系，是一部兼具历史深度与人文温度的世界杯通史。



《足球圣殿：世界杯图文全史》
金城出版社

全书近百万文字搭配千张经典赛场影像，其中部分影像资料为首次公开，完整梳理从首届世界杯至今的百年绿茵历程。书中收录从1930年首届乌拉圭世界杯至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共22届赛事翔实战报、赛事数据、球星高光时刻及幕后故事，装帧精美，既适合查阅资料，也可永久珍藏。



《梅西传》
作家出版社

由阿根廷资深记者、梅西好友莱文斯基撰写，书中详细记录了梅西幼年生长激素缺陷的困境、远赴西班牙闯荡的孤独，剖析其巴萨生涯的抉择与国家队多年无缘冠军的遗憾，直至卡塔尔世界杯圆梦捧杯的心路历程。全书兼具独家采访细节与赛场叙事，是一部关于热爱与坚守的追梦读本。